

童年时的剃头匠

关天祥

回响在儿时记忆里的，是村子里一声声的吆喝：有卖烧饼的、收废品的、磨菜刀的……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剃头匠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农村交通不便，便衍生了不少走街串巷的买卖。精明的剃头匠，用单车驮

着一张长木凳，木凳上面还架着一个小木箱，一边踩着单车一边吆喝着：“剃头啦，剃头啦！”随即涌出一大帮小孩子，跟着他的单车后面跑。一声声吆喝，伴着几声犬吠，村里的男

女老少跨出门槛，寻着吆喝声走去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剃头匠以他勤劳的双腿和热情的服务，给乡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温馨的回亿。

记忆中的剃头匠，略胖，挺着一个圆肚子，身手却十分麻利。到了一处空地停下车，打开木盒，里面是两把剃刀、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布单、一把剪刀、一条窄长的磨刀布、一把猪鬃刷子、一宽一窄两把木梳，还有一面不太明亮的镜子和一把新上过油的推子。长木凳放在地上便是顾客的坐凳。然后，剃头匠优哉游哉地抽着旱烟，手里拿着一支用来磨剃刀的弹簧夹，边走边用剃刀划拉

一下弹簧，发出摩擦和振动的声音。

那时候，村子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，需要剃头的却很少，所以剃头匠每个月来一两次，但每次一来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蜂拥而至，大多数都是看热闹闲聊的，剃头匠也幽默风趣，逢人就能聊上一会。

聊着聊着，生意就上来了，剃头的人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。那时，剃头不像现在这么讲究，乡下人多喜欢简单利索，要么剃光头，要么理平头，要么三七分，剃头匠简单询问，就分别依照客人需要，不同的头型准备不同的工具，剃光头的，就用剃刀刮；理平头的，就用推子推。剃完头就到了他们最享受的时候了，剃头匠先把毛巾在热水盆里打湿，然后敷在老者的胡子上，闷一会儿，在胡子上抹出白沫，之后再慢慢刮干净。看着镜子里干净漂亮的自己，连连点头称赞，身边的村民也跟着起哄：二爷好帅呢。那时候的孩子一般都不愿

意剃头，特别是大冬天，坐在长凳上一动不动，还要忍受着冰凉的剃头刀在头上来来回回。围着剃头匠的孩子不少，但能坐在长凳上理发的，都是被家长架着送上来的，命令似的对剃头匠说：“给他剃，剃短点儿！”剃头匠附和着家长，按住了头，吓唬着孩子：“别动！再动刀子就剃出血了。”就这样，孩子坐在长凳上一动不动，剃头匠一会儿摸摸小孩的头，扯扯小孩的耳朵，打趣逗乐子。直到剃完了头，再看，双方都紧张得头上沁出了汗。

孩子委屈地照着镜子，左看右看，剃头匠夸着：“很好看呢，精神了不少。”旁边的其他孩子也跟着附议，一顿起哄后，当剃头匠喊下一位时，孩子们霎时变得鸦雀无声……

如今农村已很难再见剃头匠的影子了。尽管如此，剃头匠走村串户的吆喝声，早已镌刻在儿时记忆深处，此时想起，仍感觉是那么亲切，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。



张文莉 绘

老家槐花香

姚三石

周末，我决定回老家采摘槐花，回溯那些一去不返的童年时光。

驱车来到农村老家，远远便望见槐树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下来，在地上织就斑驳的光影。一串串槐花低垂，如缀满枝头的白玉，在微风中轻轻颤动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而纯净的花香——那是一种带着丝丝甜味的清香，不似玫瑰那般浓烈，也不像茉莉那样淡雅，却有着独特的清新与质朴，萦绕在鼻尖，沁入心底。看着眼前的槐花，儿时摘

槐花的场景如电影般在脑海中浮现。那时，院子里有一棵粗壮的老槐树，每到槐花盛开的时节，满树繁花，香气四溢。我和小伙伴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搬来梯子，小心翼翼地爬上树，伸手去够那些低垂的槐花。大人们在树下一边叮嘱我们注意安全，一边拿着竹篮接应。我们的欢声笑语，与槐花的香气交织在一起，在院子里久久回荡。

采摘完槐花，最期待的便是品尝用槐花做成的美食。记忆中的奶奶总会变魔术般，用

槐花做出各种可口的食物。槐花饼是我最爱吃的。奶奶把洗净的槐花拌上面粉、鸡蛋和调料，搅拌均匀后，放入锅中煎制。不一会儿，金黄酥脆的槐花饼就出锅了。咬上一口，外皮酥脆，内里柔软，槐花的清香在口中散开，那滋味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还有槐花水饺，也是一绝。将槐花与肉馅混合，加入各种调料搅拌均匀，包成一个一个饱满的饺子。煮熟后的槐花水饺，咬开薄薄的面皮，鲜嫩的馅料中，槐花的清甜与肉馅

的醇香完美融合，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。一家人围坐在桌前，吃着槐花美食，聊着家常，温馨而幸福。

如今，自家院子里的老槐树早已不在，奶奶也离开了我们。曾经热闹的院子，变得寂静而冷清。那些与槐花有关的童年时光，也如流逝的岁月，一去不返。但每当闻到槐花香，那些美好的回忆就会如潮水般涌来，温暖着我的心。

手中握着采摘的槐花，我知道，时光虽然无法倒流，但记忆中的美

好却永远不会消逝。老家的槐花香，不仅是一种味道，更是一份浓浓的乡愁，一份对童年、对亲人深深的眷恋。它将永远留在我的心底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


王善鹏

荀卿祠记

在枣庄市市中区城区南部的十里泉村，荀卿祠静静地伫立在许池泉畔。它始建于清中期，由深谙荀子思想的峄县知县张玉树主持建造，后经修缮并保存至今。

踏入荀卿祠，一路的车马喧嚣荡然无存。幽远古朴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，如丝如缕，袅袅不绝。拾级而上，每一步都仿佛在叩问心灵。来到平台上，荀子殿赫然屹立于眼前。这是一座传统的庙宇建筑，红墙灰瓦，飞檐斗拱，气势壮观。整个建筑群落层次分明，错落有致。只一眼，就倏然想起荀子的话：“等贵贱，分亲疏，序长幼，此先王之道也。”此建筑格局，不正是荀子礼制思想的精神附体吗？

大殿中央，端坐荀子塑像。他面容威严，目光如炬，让人不敢直视，又被深深吸引。他的左右，是韩非、李斯、张苍、浮邱伯等的塑像。再往后看，人头攒动，无数景从者若隐若现。他们或凝神聆听，或沉思默想，或奋笔疾书。正是这一代代逐梦者，以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的毅力坚守，才使荀子文化生生不息、历久弥新。

走近荀子，体悟他的凝重哲思，内心于瞬间澄澈超脱。他以智者的姿态启迪众生：应该借助“教”与“礼”的作用，疗愈人性中先天的沉疴痼疾。也正因如此，他才言辞切切、谆谆以教，留下振聋发聩的箴言：“木受绳则直，金就砺则

利”，明示外力规正之效；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”，强调环境熏陶之力；“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”，道出学思相济之要。

仰望荀子，仿若看见他庄重的仪表透着一丝冷峻，又隐隐流露出几分坦然。荀子坚守的“礼制”理念，成为了封建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石。为了实践这一学说，荀子提出了“明分使群”的方案，即通过各自的名分、职责，让个体有序融入群体之中，发挥群体协作力量。这何尝不是当下社会“各司其职”“权责分明”的雏形。

荀卿祠的选址，具有精奥的哲学寓意。门前的“许池泉”，溪水萦绕，波光潋滟，呈现出江南水乡的韵致。这汨

汨清泉，恰似荀子思想的源头活水，从未干涸。如果说“许池绿波”蕴含着迂回与变通智慧，那么荀卿祠则处处彰显着规矩与方圆的哲理。在这里，虚与实相互交织，动与静彼此映衬，刚与柔相得益彰，将和谐统一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从现代视角审视荀卿祠，它早已超越了文旅、名胜的范畴，而成为推崇文明、传承经典的文化坐标。它的存在，如远古的警钟，时刻提醒后世，无论世事如何风云变幻，传统文化的精髓始终是社会进步的动力。荀卿祠所承载的，绝非仅仅是儒家思想瑰宝，更是对传统文化矢志不渝、代代相继的永恒坚守。

桂殿秋·春风校园

李存杰

燕双飞，莺百啭。
湖东湖西草色新。
连翘初生黄桧角，
桃花已作小儿拳。

春无语，鸟自啼。
山花红叶绿树高低。
一夜东风入校园，
杨柳千条尽向西。